

问题：为什么叔本华认为年轻人很早洞察人事、谙于世故预示着本性平庸？

题目描述：在看叔本华的《要么孤独，要么庸俗》中的这样一段话时很不解：“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如果他很早就洞察人事、谙于世故，如果他很快就懂得如何与人交接、周旋，胸有成竹地步入社会，那么不论从理智还是道德的角度来考虑，这都是一个不好的迹象。这预示着他的本性平庸。相反，一个年轻人对世人的行为方式感到诧异和惊讶，并且与他们的交往中表现得笨拙、乖僻，则显示出他有着高贵的品质。”

回答之前首先问下自己。什么是年轻人？20岁到30岁的，还是10-20岁的，或者其他。

什么是洞察人性？是通过学习心理学，或者阅读大师人物的文学作品结合自己的生活从而对人性有着充足的了解？

还是只接受社会上的一套观点行事？还是通过别人口中的社交技巧然后通过自己验证发现可行从而被自己接受？

什么是本性平庸？是物质平庸还是精神平庸？如果事业成功，却只喜欢低俗的东西算不算平庸？

如果坚持自己的梦想却从来没有实现，算不算平庸？

很多艺术家死后才出名，如果你在他们的时代会不会认为他们平庸？

叔本华是19世纪的人物，他的观点在我们时代有没有局限性？叔本华会不会因为他个人的经历产生偏见？

如果这个观点是大冰或者刘同甚至是郭敬明说的，你们的态度会改变吗？

我想这个问题下的很多答案都能给这个说法一些鲜活的注解，你们不妨先参观一下。

什么是骑士精神？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1308055>

可以在讨论区说一下看法先。

要害不在“骑士精神是什么”上，而在于这些答案的共性上。

---

人有一种被安排好的宿命：

先怀有美好的理想；

然后为了这种理想流血流汗，出生入死；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发现问题——有的是自己当初理解得幼稚的问题，有的则的确是这些“理想”中隐藏着杂质；

经历幻灭；

经由幻灭，对理想这件事本身产生了怀疑，也因为这些挥之不去的怀疑，有了或强或弱的怀疑的能力。

怀疑能力弱的，只能生出迷茫，却解决不了迷茫，多半走入虚无——这部分人可以从一切理想里发现与现实之间的碰撞点，但却因为怀疑的能力不足，很难对怀疑本身有足够的怀疑。所以能发现问题，却很少能解决问题。从而形成了对任何理想最终能成立的悲观预期，最终放弃了一切理想追求。

怀疑能力比较强的那些，当然同样遇到大量的问题，但因为对怀疑本身的怀疑能力也强，ta们也比较容易获得更多的解决怀疑的经验。从而对“存在某种真实成立的理想”有乐观预期，从而总能保持对理想的追求。

为什么要说是“乐观预期”呢？因为人类发现问题的能力永远绝对的强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一定总会有残留着没有精力解决、没有机会解决、甚至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真正存在的，是“此时、此地、此我没有答案，但我相信彼时、彼地、彼我终将找到答案”这样一种乐观。

不是答案，而是纯的、没有充分理由的乐观在吊着这份对“某处存在着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哪怕它不是我现在追求的这个、但它必定存在着。因为我相信它存在着，即使我本人、此时、此处没有找到，我也会相信有人、在某时、某地找到了。”

也就是最终走向了不是对特定的理想，而是对理想这件事本身的信。

可能改变立场，可能改变观点，甚至暂时迷茫，但是心里仍然有信。

尽管对一切对一切理想充满警惕、也能轻而易举找到自己（甚至相信是对全人类）暂时没有答案的疑难，但仍然保持着对理想这件事本身的信。

这就是赤子之心。

但无论如何，幻灭是必经的。

无论最后你是向左，还是向右，“幻灭”是必经的。

你信，你疑，你幻灭，然后你虚无，或者你变成退守的信。

所谓“退守的信”，是你仍然相信，但你并非像幼稚时那样自以为拥有一切的答案、没有任何疑惑，你处在“即相信、又疑惑，但不担心这些疑惑足以证伪你的理想”的一种复合状态。

但因为这疑惑是真的，你也知道你只是乐观，你将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信心十足”的的主张别人的质疑都是无稽之谈或者“显然荒谬”。

对方的质疑并不为错，只是对方没有意识到那些质疑无足轻重。而这个体认，除非对方亲身经历，否则是不能由外人的证言来铸成的。

此非口舌所能办，所以无可多言。

这种退守的信，在小孩子眼里是很难看出来的，因为它没有可供膜拜的光与焰——它甚至常常不再对外宣布。

在很多小孩子们看来——“你不说了一定是因为你无话可说了”。

于是，在年轻人眼里看到的景象是“似乎所有的成年人都否定了信仰，区别只是一些人大声的嘲笑理想的幼稚可笑，而另一些人闭口不谈”。

ta 们因此误以为“抛弃理想”是成熟的标配，

于是有很多年轻人想要直接幻灭。

ta 们试图直接跳过为幼稚的理想流血流汗的过程，免去幻灭的痛苦，绕过这条“弯路”，直接幻灭。

ta 们试图直接通过模仿“普遍幻灭”的成年人来变成成年人。

这就是“过早洞察人世、谄于世事”。

本质上，这犹如想要通过在身上纹满伤疤来变成一名老兵。

问题是，尽管的确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是有可能真正杰出的，只有老兵，

而不可能是纹满伤疤的演员。

我并不确定这是叔本华的本意，也不在乎这是不是叔本华的本意——世上没有人有资格让我替ta 解经。

我只是要借他这话，来对你们说这一段话而已。

记住，有机会真正杰出的，只有老兵，没有演员——无论你演得多像。

如果你没有被真正的辜负和背叛过，你没有资格幻灭。

你没有信过，你就没有资格不信。

编辑于 2022-01-20

<https://www.zhihu.com/answer/1459491434>

评论区：

Q: 有些亲近的人希望我们少走弯路，多走捷径，少吃些苦。

但实际上，捷径的终点是死路，至少是多绕了一大圈。

看起来是弯路，笨路，有时候反而是大道直路。

吃过的苦，受过的罪，遭过的灾，最终会变成信，会变成福。

我现在觉得，人生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诚实，对自己诚实，对世界诚实。

诚实的自己选的诚实的路，就是走的下去的大道直路。

哪怕别人看起来是弯的，苦的，但确实能在这弯路上坚持一直走下去。

这崎岖坎坷之路，就是理想。

B: 诚实很难的，也很可贵，啊~或许幸福的人生应该来点麻醉剂~皮一下，你说的很好

Q: 谢谢认同~

打麻醉不是件坏事，用的好可以保护自己不崩溃，减少伤痛，把不能接受的剧变改革，变成温和的逐步改良适应。善于打麻醉有时候可以救人一命。

迷茫中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不知道该不该坚持的时候，自己对自己质疑的时候，诚实地问一问自己，往往就会有答案，有确定无疑的出路了。其实哪有什么什么弯路，都是在认识世界，都是在补课罢了。

---

Q: 骑士精神像是理想的一个分支，很多人的回答都在嘲讽骑士精神最后自欺欺人，满身污秽的样子，观者（就是曾经的我）很可能抱着鄙夷的心态不屑了解骑士精神的光明正义。总是将理想和现实置于对立面，就会出现年纪轻轻，世故老练却人生惨淡的怪象。其中有平衡点，有统一的啮合处，而信便是关键。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状态很不对劲，父母也说我缺乏年轻人的精气神，一方面嘲讽同龄人的幼稚，一方面又蜷缩在脆弱的精神蜗壳里。长久的找不到原因，这个回答给了一些启发。期待进一步的更新！

A: 你能说出这话，真是令人欣慰

B: 我觉得这是这一代人的通病。以前没那么多东西，到底是怎么样都要自己做了才晓得。现在书本、网络，甚至学校里面全都是结论，告诉你不行，一出校就满脑子的定论。有这么多“权威”背书，所以很多年轻人早就放弃了实践的过程。要么自闭、要么自愚，要么比老一辈还市侩，但共同之处，便是对一切（尤其是自己）都没什么信心。

---

Q: 无论你认为自己精通哪一方面的世事，只要话语权掌握在他人手里，那么从别的维度（你不可能精通所有事情）来看，你就一定是失败的。

洞察世事这个素质，本身就不可能有明确的定义。后人几乎可以无成本地嘲讽前人的历史局限性，在当代更为明显。时代变了。

---

Q: 太早变得世故的人，他的目标往往是社会投射给他的，在系统治疗里面叫做派遣理论，就是社会无法完成（但认为可以完成）的扔给他，那自然会把他逼上一条绝路，个人的人格被系统压的粉碎。

而自己经历过之后，所定的目标往往是反过来利用社会，接受不可改变的，得到可以获得的，以此来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即寻得社会存在之外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自我。这个是两者较深层的区别

---

Q: 我突然想起我当时跟同学讲《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一句话：“一个人不成熟的标志是为了一个理由而轰轰烈烈的去死。”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为了一个理由谦恭的活下去。（这个翻译是复制的，我不怎么喜欢）然后他略带骄傲的说，我是第二种。

然后我说，你得先经历第一种。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Q: 这个回答，我哭了一个小时。我去香港拿了一箱便宜的手机，比全国便宜 500，我想建立几百人代理规模，做几百万利润。身边 40 个人每天都在嘲笑我，我还知道他们偷偷晚上在聊我，说我梦想太多，只会夸夸而谈，上班才是真理。我所有亲人，因为年轻时都经商失败，因为彻底彻尾的爱我，因为爱，怕我走歪路，更加的拖住我的脚下深渊，每个人都在嘲笑我，但是实际上代价是 0，没做成功也不会受伤的，试一试有何不可呢？

A: 被人嘲笑，是成功路上总要遭遇的一关。

Q: 知行合一的关键是信，信才有行，信的关键点就是你这篇人类模型，经商失败追梦失败才会在我们周围，这些人摔过三次，因为他们知道理想是狗屁，因为爱我，劝我别干了，追梦成功的都在北京富人圈子，我们接触不到，身边越是爱我们的人，他们也是最严重的拉脚踩水鬼，眼神里流露出的怀疑，怀疑我是傻子，背后讨论我是臆想症，夸夸其谈，一个支持我的都没有，我也就疑神疑鬼的，我想，我也许是错的，我原地停留，不分左右了，实际上，做事除了吃大米饭，大多数都是没有代价的，生意可以先叫别人投资，自己只做事，拿一半就行，做事既然没有代价，为何不做，日日精进即可

Q: 有很多话想说，但还是算了，有一篇小说非常想推荐您看，特德蒋 (Ted Chiang) 的《地狱是上帝不存在的地方》，看完后又重新翻了一遍约伯记，对自己应持什么立场困扰了很久。

我总觉得信仰这个概念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那就是认为人与某个至高无上的存在之间一份特殊契约，而事实上这份特殊契约却并不存在，契约是与世间万物共同签订的，那个存在并不在意我们，人类其实是孤独地行走在空寂的荒原上，刚刚意识到那根本不存在的脐带被剪断了，浑身血淋淋。不过，西西弗斯被神惩罚每日推动巨石，抑或这本身就是他看清了世界的真实后，自己做出的选择呢。

A: 不存在的话，世界上是不会有规律这种东西的

Q: 可人类只是很多偶然促成的啊，丹尼瓦索人和尼安德特人完全有机会形成与我们相同的认知结构，章鱼、海豚或许在未来也能够进化出某种认知模式，未来的湿体 AI 甚至可能演生出人类完全无法想象的生命形态，进化史中的人只有 600 万年，文明出现是 2 万年，工业革命 200 年，而生命历史从 36 亿年前开始，昙花一现还是万古长青都不准，我们真的不特别。

A: “完全有机会”这个结论如何得出？

Q: 尼安德特人也有多族群的聚落文明，有虚拟意向的艺术表达，只是没有达到像智人一样的组织效率，原因或许是他们本身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相对强悍的个体，不需要组织程度太高一样能够生存，考古发现当时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生存资源中互有胜负，甚至局部地区有优势，但自然环境变迁后有大批智人越撒哈拉北上，彻底压倒他们，如果有更多时间演化，今天的世界主人有可能是尼安德特人，而且智人身上本就带有大约 3~5（不记得具体）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我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冒犯您了，我并不是无神论者，我觉得“世间万物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足以彰显其不凡，但并不觉得人类是特别的，或许未来会有新的造物来接替我们，而我们只要扮演好自己的历史角色，并坦然接受就好了

A: 问题是历史并没有如果

特别或者不特别，要有参照物，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Q: 我想想，姑妄言之。

骑士精神回答下，很多答主对骑士精神看的很“透”，认为这是一种遮羞布，是贪婪放纵的面具。更注重的是面具下的特权与利益，一眼看穿，可以说很“透彻”，很精于世故了。这当然不是错的，我相信以前肯定有一批骑士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但我隐隐觉得这个问题背后还有些东西值得深挖，不只是钱，色，权的遮羞布，它还有更深的，这几种利益背后的利益。这种精神绝不是只对骑士，军事贵族有利，它必然也对其他人有利才能持续这么长时间，有这么大的影响。

遮羞布哪个时代都不缺，为什么偏偏是它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骑士精神而不是另外一种？

是什么让这一种从众多版本中脱颖而出？

这是多方的博弈的结果，生产力的影响，与地理环境，文化环境有关吗？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在讨论骑士精神，它还有什么先进的，吸引我们的部分吗？

可以问的问题还有很多。

我想我对叔本华这话的理解是，精于世故而不老于世故，止于世故，进一步，再进一步。

B: 你这就是“思而不学则殆”了。

甚至不需要知道欧洲史，仅仅只是去了解一下“骑士”的身份、职能，你便能够知道“骑士”这种军事贵族，对上要效忠君主，对下是要压迫农民的。所谓的“骑士精神”，只宣扬它忠诚君主、保护封地居民的一面，不揭露它实质奴隶主压迫农民的一面，拿来吹 NB 尚算勉强，根本经不起严肃分析。它的流行也与甚特别之处，如果日本成了世界第一，那么实质不堪的“武士道”，也一定会被包装修饰而流行。

这个答案，既与所谓的“骑士精神”无关，也与叔本华无关，只是相似情境下答主对自己价值观的宣述。实际上答主几乎所有的答案都在阐述一种价值取向，一种认识对待世界的态度。

C: 答主说的“骑士精神”是后人演绎出来的东西，和历史上的骑士没什么关系。批判历史上的骑士恶行来否定后人树立的“骑士精神”，和说老虎皮不能吃，所以虎皮青椒也不能吃一样。

Q: 不止于善于运用现象，而进一步去探查规律。

---

Q: 那些高赞的答案，在说骑士精神是自私自利，不顾他人死活的么。感觉，高赞答案，透出一股，贬低骑士精神的味道。

B: 就像石头汤一样，石头汤被后人心血做的很美味，但不能证明石头不是无用多余的。骑士精神被后人演绎的很美好，不能否认骑士精神是市侩的被建构的。

---

Q: “你没有信过，就没有资格不信”，这句话问题很大，这不就是我说冰箱不制冷我自己还得会制冷同样的问题，意思非得让人走一条路走到黑，我都不信，行不行？怎么就没资格不信呢？我信佛教，不信天主教，你说我没信过就没资格不信，那我信什么？

看整篇文风，个人认为答主还是太傲慢。

A: 这意思是——如果你【任何东西】都没【实实在在的】信过，你就没资格【任何东西】都不信。将来过些年再回头看看吧。

Q: 我完全明白你整篇回答说的意思，也明白你意思是说我太年轻，但从你有这个思想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把自己固定住了。你不愿意进一步思考我所表达的真正含义，因为傲慢，所以你说认为没有人有资格让自己替他解经，包括我和叔本华，你只想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我说这些不包含贬义，只是描述，我不反对你所表达其他大致观点，只反对你没信过就没有资格不信这一句话，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事情，很复杂，人会举一反三，那就是会包含有你不信的事情，所以我说这是非常理想和片面的一句话，就不在摊开讲了。

A: 你没看懂这句话。

---

Q: 但是起码在现在，我其实不觉得幻灭是一定的。我真的相信在那里真的会有一个解，我真的相信它存在着。在期待着，有乐观有希望，为什么要去幻灭？我就是要信，单纯的简单的信。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和你矛盾不矛盾。

A: 幻灭是程度问题。不是完全幻灭才叫幻灭，部分崩溃也算。

多少是要崩溃的

Q: 我因为我自己这双眼睛一直在寻找着某个答案，你那有我的答案吗？我的眼睛好像能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和某部分女性相通。我可以有别的方式问你一点比较私人的问题吗？我很想找到那个答案

A: sorry, 我只考虑公开的问题

Q: 请教一下，请问退守的信是什么样的？

A: 退守的信就是仍然相信，也仍然知道那个是对的，但是那个“对”的含义和小孩子认识的那种并不一样，要丰富复杂得多。

Q: 早先我就是直接来到幻灭的境界，

阅读老庄尼采，自以为看透世事，实际上脱离实践来证明理想。

A: 你能说出这话，善莫大焉

Q: 还是多亏了答主的回答，

不然我虽然在接近实践证明理想，却仍没有对那一段错误经历有正确认识

Q: 无论你认为自己精通哪一方面的世事，只要话语权掌握在他人手里，那么从别的维度（你不可能精通所有事情）来看，你就一定是失败的。洞察世事这个素质，本身就不可能有明确的定义。后人几乎可以无成本地嘲讽前人的历史局限性，在当代更为明显。时代变了。

心态是学习最关键的一步：方法试验初期，只看好处，不看坏处。此时滋长“怀疑”情绪是大忌。庄子说：“已而不知其然也。”许多事做的时候并不知其深意，反而是回头一看，发现它无形中塑造了自己。

不要思考你当前的方法效率高不高，进步快不快。这不是现阶段干的事儿。脑海里就想一件事儿：这方法有多好。绝不想它的坏处。就算你拿着世界上最笨的方法走，也要比那些停留在原地怀疑方法本身的人走得快。

有人学习愁眉苦脸，有人却兀自乐呵。是方法的问题吗？不是，是心态的问题。方法是客观的，任何人用了，都会看到它一些优点，一些缺点。好像一杯水，有满的地方，也有空的地方。有人盯着满的地方看，自然越看越满，越来越乐呵；有人盯着空的地方看，自然越看越空，愁眉苦脸。

有人问，只想方法的好处，抛掉它的坏处，这是不是盲目乐观呢？

客观地分析其优劣不是更好吗？我优点也看，缺点也看，岂不更加完美？

问题在于，人发现问题的能力永远比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强上那么一点儿。你以为自己持着“客观公正”的心，最后往往发现缺点永远比优点多——看起来每个方法都应该被抛弃。这种情况来个几次，我们就坚持不住了，对某个方法的怀疑蔓延到对学习本身的怀疑上：真的有可以解决我当下困境的学习方法吗？学习真的是轻松的吗？真的会快乐吗？

乃至最后怀疑到自己的天赋上：我是不是天生不行？这种怀疑情绪一旦蔓延，比任何蠢办法笨办法都要引人堕落。怀疑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答主说的是对理想的怀疑，但在学习上也适用。我现在只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如果有朋友从其他角度理解这段话，或者给出一些例子，非常欢迎分享！

Q: 李大钊先生在其绝笔《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不能实践、不能励行，而只能慷慨激昂于笔墨之间，纵有高论，亦不免为空谈。空谈可耻。欲实践、欲励行，的确困难重重，只看心魔一关，便已极难破除。然而，世间诸事，唯在强勉而已，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唯其在不厌不倦之学习实践中，方有矫正其志之所向之可能。

更新于 2023/3/3